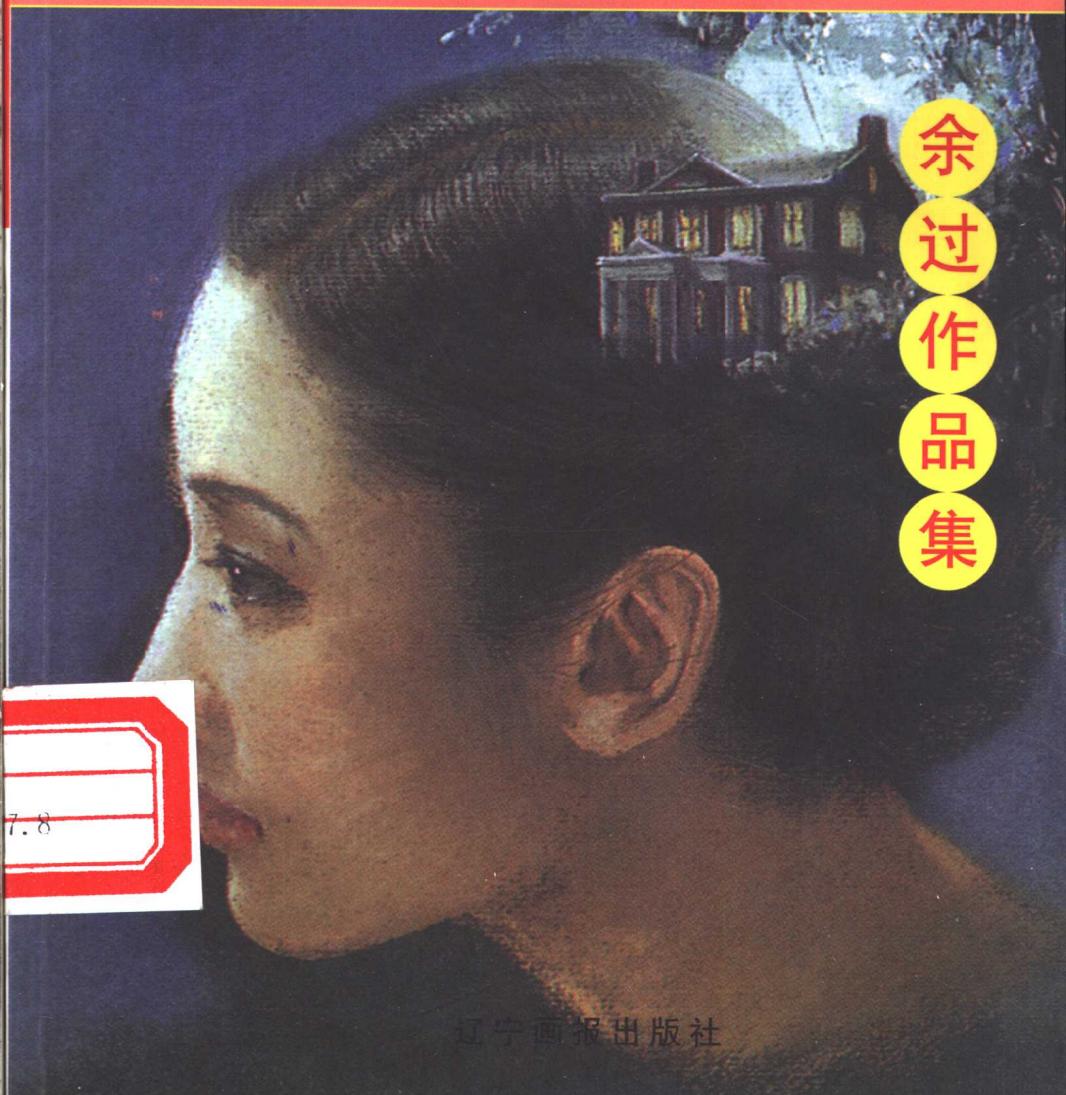


浪漫奇异的夜话，成人美丽的梦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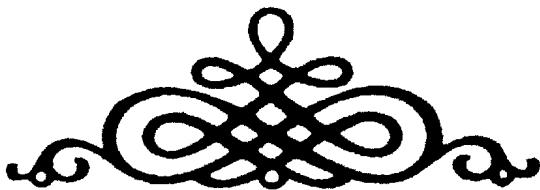
# 鬼屋

余过 著

余过作品集



辽宁画报出版社



---

# 鬼屋

余过 著

辽宁画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屋/余过著. —沈阳:辽宁画报出版社,1998. 7  
(余过作品集)  
ISBN 7-80601-276-1

I. 鬼… II. 余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  
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1987 号

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1003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80 千字 印张: 4 1/2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邢和明

责任校对: 文 玉

封面设计: 雪 龙

版式设计: 和 明

---

印数: 1—10 000

定价: 7.50 元

# 目 录

- 
- 单恋 ..... 1
  - 鬼屋 ..... 23
  - 无价的泪珠 ..... 47
  - 蜘蛛 ..... 71
  - 旧情如梦 ..... 95
  - 怪事 ..... 125
-

日本人说的：

# 单恋





## 为之神魂颠倒

在东京，有一条不为人注意的后街。其中有一个小皮鞋店，店主人名叫饭森，他虽然是一店之主，但事实上，从店东、店伙到杂役，都由他一人包办，而卖鞋所得，也仅够糊口而已。

饭森今年三十岁，尚未娶妻，偶然也有一些媒人会上门来说亲，但饭森都婉辞拒绝了。不知道的人，以为饭森眼高于顶，什么女人都看不上。其实不然，饭森早已单恋上对门的一个女郎。

那女郎名叫樱子，在饭森眼中，堪称一个绝色。她眉目清秀，唇红齿白，肤色晶莹，体态匀称。

每天早晨，饭森知道樱子快要上班的时候，便放下手边活计不做，专心等待她的艳影出现。两眼痴痴地看着她从对面二楼下来，又看着她在街头消失，才恢复他的工作，下班的时候亦然。

这样看着她，大概也有两年了。饭森知道樱子是和她的母亲同住，靠着她的薪水过活。樱子是个很乖巧的女子，下班后就很少出外活动，一直留在家中，饭森虽然对她那样爱慕，却没有什么机会和她接触，有的只是

一次，樱子拿她的鞋子过来，请他修补。二人说过几句“有劳”“谢谢”一类的话外，就再没有别的了。

饭森也几次想过，要在街头拦截住她，鼓起勇气向她说一些爱慕的话，但到头来又自己打住，对着那样明艳的女孩，他实在有点自惭形秽。

一个时期，樱子忽然表现得有些异样，她不再按时下班了。常常在深夜才回家，而且有一辆漂亮的汽车把她送回。樱子的打扮也越来越浓艳，显得娇丽出众。然而，饭森的担心也越来越大了。他最怕的就是樱子受到别人的引诱和追求，而这件事情现在竟然出现。

### 说不出的关切

每晚，不管怎样夜，饭森如果听见汽车声响，总会爬起身来，看看是不是樱子回来。

如果那不是樱子，他会下意识地觉得非常失望；但如果她是樱子，他又会为她那娇娆的艳装和对车内人亲热道别的情景，感到剧烈的妒忌，至到坐立不安，彻夜失眠。

这样，不知不觉地，他已消瘦了许多，但他自己并不觉得。

一天早上，他忍不住了，在櫻子出门上班的时候，突然迎上前去。

“早……早安。”他发觉自己的声音在颤抖着。

“早安。”櫻子笑容可掬地回答他。

当看到櫻子那富有魅力的笑容时，饭森整个人呆了，他忘记了自己想要说些什么。

“有什么指教吗？”櫻子很有礼貌地问。

“不……不敢。”

“那么我要上班了，再见。”

“是，再见……”

饭森望着她的背影远去，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。

他恨自己不善辞令，原来预备好的一番话，到了櫻子面前，竟一句也说不出来。

这天他什么工作都不做，只把肚子里要说的话，重温一遍又一遍，翻来覆去，念得滚瓜烂熟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又在街上拦着櫻子。

“你早。”櫻子不觉笑了：“你好像有什么话要和我说？”

“是……的，我想……告诉你，晚上不要回来得太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櫻子转动一双明媚的大眼睛，不知他的用意。

“夜晚……很容易会遇上坏人的。”饭森讷讷地说。

“多谢你的提醒，我会小心在意。”樱子答道。她从饭森眼中看出一种诚恳的关切，使她不期然地有点感动。

饭森也满意了，樱子居然能听进他的话，这已够他雀跃终日，连饭也吃不下。

## 投入他的怀中

不过，事情的发展却有令他失望的地方。

樱子的母亲因年已老迈，旧病发作，猝然去世。樱子的生活急转直下，发生很大的变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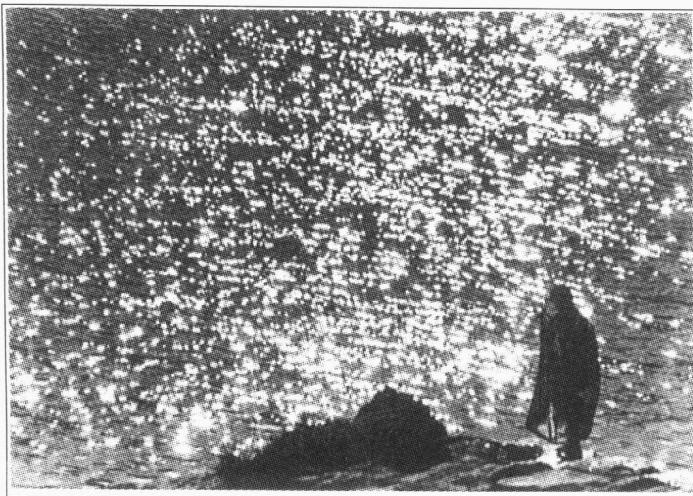
那个驾车送她回来的男人，现在非但把她送到门口，而且送进她的闺房。

再过了一些日子，樱子索性没有上班，而那男子则每晚必来一次，在她屋里逗留几个钟头才离去。

左右邻居窃窃私议，都说樱子做了人家的外室。那个男人名叫福川，五十余岁，方面大耳，是一个银行家，也就是她以前的老板。

有人为樱子惋惜，怎么会嫁给一个老头。有人说樱子幸运，她钓到一条大鱼，今后不愁吃和穿了。

饭森为这种变化，感到伤心欲绝，他的美梦全部破



饭森一个人站在河边

蒂勃克拉特涅 摄



碎。两年多来，他把做人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樱子身上。上天把这一希望夺去，确实残忍得很。

他无心做事，茶饭不思，一个星期总有三四天把店门关上，一个人站在河边胡思乱想。

他脑子里不停幻想着樱子的倩影，一闭上眼睛，便见到她那苗条的体态，可爱的笑容，温柔的仪表。但当他一想到这动人的体态赤裸裸躺在福川怀中时，便不觉高声叫骂，而至掩面哭泣，顿足捶床。

他的身体消瘦得不成人形，关心他的朋友都来看他，但因他在别人面前守口如瓶，无人知道他的原因。

一天晚上，饭森在睡梦中又见到樱子。她穿一套称身的薄薄的衣裳，越显得体态风流，笑脸含春。

“你要我吗？”她问。

“还用我说？”饭森苦恼地反问着。

出乎意外，樱子一笑，投入他的怀中，任他轻怜蜜惜，接吻爱抚，无所不为，直到尽欢之后，樱子才起身离去。

饭森只觉得他从未享受过这样的艳福，飘飘欲仙，在梦里也笑出来。

第二天醒来时，他仍然一个人躺在床上，这分明是梦境，但却又像昨夜发生的事情，一一如在眼前。

## 益增妩媚

饭森还没有结婚，也从来没有男女性爱的经验。但昨晚的经历却那样细致、缠绵，如果说这是梦境，又好像不对。

无论如何，饭森太满意了。就算是梦，那也是好的。能够梦到和樱子相聚，真是人生最大的福气。

这天，饭森的情绪非常安定，他居然能开门做买卖了。

不过，一到晚上，他便赶紧收拾店面，关上门，躺在床上，重寻昨晚的梦境。

上半夜，并没有什么可见，饭森很失望。到了下半夜，饭森正在朦朦胧胧之际，樱子又来了。

她今天改穿一件和服，风致天然，见了饭森的面，带着一点娇羞，益增妩媚。

“我想得你好苦。”饭森说。

“我何尝不是。”樱子一笑垂下粉颈。

“那么，为什么不早点来？”

“总要到这时候，才走得开。”

饭森一拉她的手，她便像小鸟依人般扑进怀来。

“你真是天下第一美人！”饭森摸着她纤细可爱的腰肢，叹口气说。

“你会永远爱我吗？”樱子问。

“我会的，今生今世我只为你而活着。”饭森激动地说。

“太甜蜜了。”樱子闭上眼睛，好像在咀嚼这句话语。

一会儿，她又问：“你不嫌弃我是残花败柳？”

“嫌弃？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已太满意了，我要的是你的心，不计较你的过去。”

“这样说我就放心啦。”

他们像昨晚一样，甜蜜地吻着、爱抚着。

“樱子，让我欣赏一下你的身体。”

“我不要。”樱子半嗔说。

“来嘛。”

樱子推拒不过，站起来把和服展开，里面什么都没穿，就是一具雪白、粉嫩、苗条的胴体。

## 女人心理真奇怪

饭森只看了这胴体一眼，便不觉呼吸迫促，急不可待地将她抱住。樱子娇笑不已，但并不推拒，一任他为

所欲为。

两人又一次沉醉在他们的小天地里。

这样，樱子每晚必来看饭森一次。饭森的生活过得甜蜜而又满足，他再也不计较樱子和福川来往的事了，他的脸上有了笑容，皮肤也有了血色，人人都说饭森交上了好运。

奇怪的是，饭森每次在街上见到樱子，迎上前去和她打招呼，要和她说一两句心里话，樱子必是匆匆而去，或最多点头招呼一下，好像一个陌生人一般。

饭森暗笑：女人是难以思议的，晚上她来看我，把整个身子都给了我，但日间却装成一副矜持的样子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

既然如此，饭森也就索性不再和她打招呼了。他们在白天，谁也不认识谁。在夜晚，却比夫妻还要亲热。

那个银行家福川，以前每天来一次，渐渐地，变成隔晚来一次。现在，竟变成一个星期来一次，有时索性不来了。

饭森心下暗喜，樱子果然是有情有义，和他好了之后，便和那银行家疏远，反正是他求之不得的。

一天晚上，樱子又照常来看饭森。但是她的眼中隐约有泪痕，不像以前那样快乐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饭森问。

“心里好烦。”

“告诉我，让我替你分担。”

“唉，你不懂的。”樱子叹口长气。

见了樱子那秀眉频蹙的样子，他也觉得心疼，恨不得能把自己代替她，去承受她的痛苦。

“到底是什么事嘛？”他激动地问。

“我……已经有了孩子。”

“有了孩子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？我要做爸爸了！”饭森雀跃不已。

“唉，你不懂的。”樱子似乎因他的高兴而更加难过，一掩脸，便起身走了。

“樱子，樱子……”

饭森在后面追着她。但樱子一直走向对面街，“登登登”的跑上楼梯，一步也不停留。

饭森顾不得许多了，他也跟着跑了上去。

樱子的屋子，是他曾在梦里幻想过进入几次的，但实际上，他本人一次也没有去过，当他扑上楼时，只见一片漆黑，没有灯光。这令他十分惊异。

“樱子，樱子，我明明见你跑上来的，你在哪里？”

没有应声，四周死寂。

饭森摸索进客厅，要找寻灯掣，却不知设在什么地方，一不小心，踢着一张椅子，几首跌倒在地上。